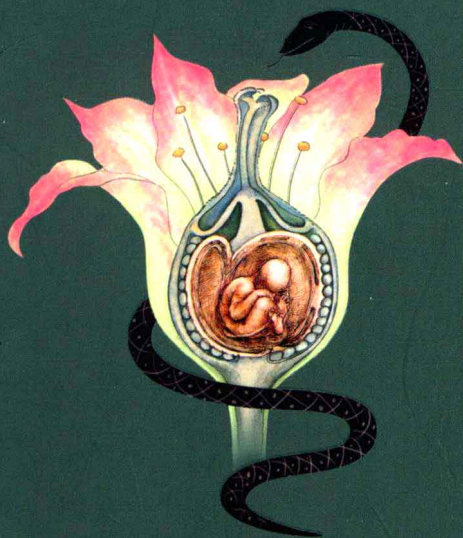




避孕

Lust ohne Last

性自由和孕自主的千年挣扎

(德) 罗伯特·优特 著

李文爱 译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避孕

L u s t o h n e L a s t

性自由和孕自主的千年挣扎



(德) 罗伯特·优特 (Robert Jütte) 著

李文爱 译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避孕 / (德) 优特著 ; 李文爱译. -- 广州 :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491-0527-4

I. ① 避 … II. ① 优 … ② 李 … III. ① 避孕 — 通俗读物
IV. ① R169.4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34584号

LUST OHNE LAST by Robert Jütte
©Verlag C.H. Beck oHG, München 2003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Translation © 2012 Guangzhou Anno Domini Media Co., Ltd.
译文由广州公元传播有限公司提供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权利保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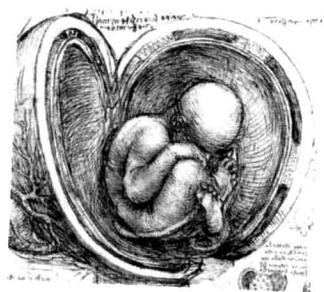
避孕 性自由和孕自主的千年挣扎

作 者 / (德) 罗伯特·优特 (Robert Jütte)
译 者 / 李文爱
责任编辑 / 阮清钰
特约编辑 / 关自翔
装帧设计 / 唐 薇 林丹妍
技术编辑 / 刘连英

出版发行 / 南方日报出版社 (地址 : 广州市广州大道中289号)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制 作 / ◆ 广州公元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 深圳市福威智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787mm × 1092mm 1/32 9印张
版 次 / 2012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491-0527-4
定 价 / 39.9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致电020-38865309联系调换。



目录

前言 7

导论 10

性爱艺术：避孕的早期艺术

古代的计划生育？ 26

宗教的繁殖伦理 36

古典时期公开的秘密 57

古典文学中的避孕主题 67

避孕：避孕栓剂和草药 75

中世纪及近代早期对避孕的镇压

历史人口学的出现 88

计划生育的开始 95

女性的怀孕及避孕知识 104

“罪恶的肉体”的神学观 120

避孕的旧方法与新技巧 138

19世纪性科学：道德和政治层面的讨论

新马尔萨斯主义及其人口论 156

启蒙小册子和它的读者们 171

性政策：控制越强，抵抗越大 189

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避孕实践 200

生育控制在20世纪的“民主化”

避孕成为女性解放的标志 214

避孕的“国家化” 233

性伦理的嬗变 247

新旧避孕方法的走向 262

展望

“男人服用的避孕药” 284

前言

避孕这一主题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就连历史学家也不例外。当我产生写这样一本书的想法时，我想起了我的青年时代。那时是20世纪60年代，到处蔓延着性启蒙浪潮（如奥斯瓦特的性启蒙电影，《明星》和《精准》杂志上的一些报告，另外还有我们在生理课上学到的一些干巴巴的性常识）。性启蒙运动还蔓延到了信奉天主教的藻厄兰地区（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但是很快就消退了。然而，我对当年发生的一件事至今仍记忆犹新。那时我正在父母的衣柜里寻找我的手套，在一堆刚刚熨过的并叠得整整齐齐的干净衣服里，我发现了一本小册子。小册子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但内容倒还是记得很清楚——那是一本关于避孕的指导书。虽然只有寥寥可数的几页纸，但是书中列出了当时已知的最重要的几种避孕方法。书的作者则无从知晓。事后我猜测，那应该是某个生产避孕套的公司的宣传小册子，因为书中对避孕套这种避孕方法的描述所用的笔墨远远超过了其他方法。总之，那时正处于青春期的我面红耳赤地读完了这本小册子。我母亲把它藏得这么好，就是不想被我看到，然而她还是没法阻挡住我好奇的目光。这可以说是我的第一节性常识课，并且影响深远。和我的同代人一样，我当然也没从父母那里接受性教育。众所周知，从生理课上的理论到第一次胆怯的性经历是一个非常大的跨越。

当时，在家里谈论性是一种禁忌。我只能在其他地方才能搞到一些这方面的信息，如在街上或学校里我经常有机会了解到一些相关的零零碎碎的知识。直到有一天，一个女同学和同年级的一个男生不小心怀了一个孩子，我和其他人才渐渐明白，就算是在学校里我们也要渐渐开始学习生活。当然，这里所说的“学习生活”跟那些善意的教育家们从古至今对我们的

鱼
(硬骨鱼纲)



蝾螈
(两栖动物)



鸡
(鸟)



人
(哺乳动物)



期望截然不同。

后来，我进一步学习和研究古代人口学。在读了社会历史学家亚特互·伊·茵禾夫的科学论文以后，我终于恍然大悟，原来20世纪的人口控制在我家里也体现出来了。我的祖母在婚后的14年里生了8个孩子。如果我的祖父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因肺炎而死于壮年，那么他们肯定还会生下更多的孩子。由于孩子太多，爷爷活着的时候家里的经济状况已经很糟糕了。那时候很多工人家庭都是这样的状况。我外祖父母同样也是天主教徒，和我祖父母一样来自社会下层。外祖父母家只生了6个孩子，其中一个在6岁的时候夭折了。在他们的下一代中，也就是我父母一辈，除有一个例外，其他几家都没有生超过3个孩子，而且一般都只有两个孩子。可以说，人口控制和这种家庭变小的趋势在我的家族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只是那时我只是个青少年，我从来都没想过这方面的问题。直到成年以后，我才从我那生于世纪之交的姑妈那里了解到，她小时候因为祖父母家里孩子太多，确实遭了很多罪。

从80年代开始，对近代医药档案的一系列研究激发了我对“避孕”这个课题的兴趣。我的一本文选《堕胎的历史》（C. H. Beck出版社，1993年出版）可以说就是本书的前期准备。除此之外，瓦尔特·延斯特别加强了我撰写这本关于避孕历史的书籍的信心。安娜丽莎·薇薇安妮博士则担当了经纪人的角色，她的说服力使这个模糊的项目终于能够付诸实践，在此我也想对她的审稿表示衷心的感谢。另外我还要特别感谢罗伯特博世基金会属下的医药史研究所的图书馆管理员们，寻找文献的过程异常困难，但是她们给我提供了莫大的帮助。我还要感谢的是我的科学助手丝莉薇安·汉娜-荣巴赫博士，她做了很多文献的搜索工作并给本书的标题提供了建议。我的儿子丹尼尔也做出了他的贡献，使本书的语言对年轻读者来说变得更明白易懂。

斯图加特，2002年秋天

罗伯特·优特

导论

如果人们想要把避孕当作一个特定概念的话，那么它的历史书写尽可以放心地将时间范围限制在过去的150年里。因为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才渐渐产生了一些用来表达人们控制生育愿望的说法。这种对生育的控制既可以通过自然方式，也可以借助人工手段。而在这段时期之前，我们只能找到一些用于描述能够控制生育的性行为方式的委婉说法。有些书的名字听起来虽然光明正大，丝毫不引人怀疑，如“妇女指南”、“闺房的秘密”等，但实际上，这些书里却对避孕方法进行了详细的描写。

就在不远的过去，告解神父或者教堂里的忏悔者罪行登记簿里提到这些“无耻的”“不道德行为”时，还都是使用委婉说法。例如，“抽回法”会说成“欧南的罪恶”。直到19世纪，性科学界对不同形式的性行为进行了归类并汇编出一个术语表，才终于提出了“避孕”这一总概念，用于概括所有以防止怀孕为目的的性行为。

然而，“避孕”这一概念的缺失并不意味着那个时代就不存在避孕行为，这只能表明，那时候语言上对这种行为作出了修饰或者说掩饰，例如人们会区别“完整的同房”和“不完整的同房”，或者使用下属概念（如手淫）来代替还没产生的总概念。

在启蒙时代，人们在谈论性的时候充满了重重顾虑。一名德国医生于1783年出版的一份手稿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份手稿主要讲的其实是梅毒，但是也简短地提到了通过避孕套进行避孕的方法。这名萨克森—科堡公爵的御医写道，“德语显得太羞涩了，以

- 古希腊陶瓶画中妇女在播种男性的阴茎，祈求人口繁盛。然而在古典时代并非完全没有控制生育的行为。



至于无法为这些如此不体面的东西找到合适的字眼”，他还充满歉意地补充道，“然而这件事又是如此的重要，我无法对此保持沉默”。

在这种缺少普遍统一的概念或者已有的说法太不灵活的情况下，人们开始使用学者的语言。在谈论到性的时候，“专家们”（神学家，医学家，法学家）更喜欢讲拉丁语。这种情况非常有利于那个年代的情色文学。“于是，在我说到‘priapum’、‘mentua’、‘nervum’这样的词语时，就没人知道我其实是在说‘阴茎’。同样地，当他们看到‘vulvam’或‘cunnum’这样的字眼，他们也不会想到这是对荡妇的称呼。那么，他们就会保持沉默，而不是跳出来大声反对。”16世纪时，一部叫做《La Cazzaria》的情色文学作品就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冷嘲热讽，这部作品在当时不仅仅流行于意大利，人们也不仅仅是出于肉欲快感阅读它。中世纪的忏悔书也充满了繁琐的拉丁语称呼，这些称呼如今被《天主教教理》归类到“避孕”这一条目下。例如：“ut non concipere,”表示人们

不想要收获果实（指怀孕）；“aliae vero sterilitatem bibunt”的意思则是“其他人开始庆贺不怀孕这件事”。

总之，人们总是尽可能地使用那些古代作家已经使用过的术语，以此来更得体更规矩地表达避孕这件事。例如，老普林尼（公元23—79年）将避孕行为定义为“暂时性不孕不育（sterilitatem facit）”（《生物学》）。另外他也使用“atocio”这一种说法。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在医学中表示避孕手段或避孕工具（《生物学》）。对于避孕这一概念的历史，歌德的一句话常常被人引用：“哪里缺少概念，哪里就会有词语担负起使命。”而这个词语是拉丁语还是希腊语，却没什么关系。

如上面指出的那样，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避孕”，作为普遍统一的概念在19世纪末才被科学地提出来并开始使用。那时候流传得最广的显然是第二格词组，很多表达方法都包含中心词“预防”，如怀孕的预防，妊娠的预防，受孕的预防，受孕的预防，生育的预防，有些表达方法更是使用了华丽的辞藻，如“子孙满堂的预防”。以“预防”构成的合成词和集成词则在几年后才开始流行，如受孕预防，妊娠预防，怀孕预防。

今天流行的“避孕”这种说法从产生至今才不过一百多年。这个概念的首次提出来自柏林的著名的性研究家马克斯·马库斯（1877—1963）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这篇文章于1919年由斯图加特费迪南·恩科出版社出版，题目为《关于避孕的性学意义》。在马库斯其他关于避孕方法的作品里，他更多地使用了另一种表达方式，即“预防性性交”（Präventivverkehr），这很可能是他自己造出来的词，这个词在马库斯出版的一本性学词典（1926年，第二版）里也可以找到。然而，和其他许多表达方法一样，这个词并

没有流传下来。很显然，这种说法缺少由上下文和具体情况所限定的精准性。毕竟除了“预防性性交”之外还有其他很多形式的性交，用这种说法来表示“避孕”还是会产生歧义的。

在所有这些由医学家，性科学家以及伦理学家所创造出来的关于避孕的“昙花一现”的词语中，还有这一个人造术语：Spermathanaton（希腊语。“sperma”表示精子，“thanatos”，表示死亡）。包括像“人为性不孕不育”、“选择性不孕不育”这样的说法，可能因为不够通俗易懂，也很快就被人们所遗忘。而来自英语的借词也并没有被完全接受，只有积极提倡避孕的新马尔萨斯主义者，才可以从“道德自制”（英语的“moral restraint”的翻译）这样的表达方式中读出它所表达的真正意思。

同样源自于新马尔萨斯主义，有关于生育控制方面的概念存在的时间却更长久。严格地说，这些概念和避孕在语义上已经有着紧密的联系。在这一领域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的书名：《后代数量的控制》或者《生育控制》。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西方很多社交场合都很忌讳谈论“避孕”这样的话题。然而，这种话题如今已经“合乎礼仪”了。也就是说，只要人们根据交际场合的不同，相应委婉含蓄或者直接清楚地对之进行讨论，也是完全可行的。这里所使用的语言手段不仅有隐语（如“婚姻保健”）或者句子式的委婉说法（例如“没有孩子的爱情”），还有很多听起来很“中性的”专业术语（如妊娠，受胎预防，计划生育等等）——所有这些词汇现在都已经成为日常用语了。

如今，这方面的图片也不再有什么禁忌了。人们经常可以在广告牌或日报上的大幅广告上看到关于避孕套的广告。就算是避孕药现在也可以光明正大地使用图片进行广告了，家用妊娠测试

产品的广告也同样大行其道。唯一还存在禁忌的就是关于堕胎的广告，虽然在很多国家如德国，人为终止妊娠已经合法化或者已经不会被惩罚，但是在人们的下意识里，堕胎仍然是一种“杀生行为”。虽然人们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完全可以以“堕胎”为主题举办展览会，但是位于德累斯顿的德国保健博物馆的负责人却不敢在馆内的陈列柜中公开展示人为终止妊娠所使用的相关工具。人们那时只可以透过磨砂玻璃观看到一个于20年代从一名“堕胎妇”那里没收来的堕胎工具。假如今天在情色博物馆中举办一个关于避孕工具的展览会，则完全不会存在这样的禁忌问题。假如谁心里忐忑不安的话，那么他则可以在网上对关于避孕历史的展览馆做一次虚拟的游览，这样他就不用千里迢迢地跑到加拿大的多伦多了。

虽然探寻语言禁忌的产生和消亡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但是避孕的历史并不能仅仅局限在概念的历史上，它必须更多地涵盖技术发展历史。这种观点在目前所有介绍避孕历史的书籍中并没有被忽视。读者们都会读到一个基本上按照编年顺序列出来的关于某些避孕工具的发明和使用情况的表格。这些作品几乎都参照了诺尔曼·伊·西门斯1936年发表的关于避孕起源的研究，该研究至今在很多领域都仍未被超越。就像作者在导论里表明的那样，这部经典作品所展示的不仅仅是一段“避孕技巧的历史”。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对这样一个课题做一个历史概论，是一件相当棘手难堪的事情。作者在前言里向读者们道歉，说他不得不提到那么多“震惊他们的审美观”的东西。

对于避孕历史的研究还带有这样一种隐患：人们总是一不小心就从现代的角度来观察过去，因此在很多或新或旧的作品中总是

出现超前观点。人们很容易认为19世纪之前的避孕方法都太古怪，也不怎么奏效，而过分强调现代医药的成就（如避孕药）。直到诺尔曼·伊·西门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诞生为止，人们才渐渐认识到，其实古人们早已懂得一些非常有效的避孕方法并将之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尽管这些方法在现代社会已经不再被使用了。

如今，避孕在很多社会已经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了，然而这种局面是20世纪初才渐渐形成的。在那之前，尽管社会各阶层很多人都进行避孕，但是避孕却始终被视为一种新兴事物，同时也成为欧洲文化没落的一个标志，人们以人口负增长和“文化病”为利器对避孕口诛笔伐。结合这个大背景，我们才可以明白为什么妇科医生安娜·费舍尔—迪克曼（1856—1917）感到如释重负，她说：“对我们来说，听到避孕不是我们这个病态时代的发明，而是从古至今在不同文化中都存在的一种现象，真的是让人松了一口气。”

对避孕历史的研究，还要防止错误的对立论或者两元论（如传统与现代，荒谬与理性）。西方社会今天已经拥有各种几乎是百分之百可靠的避孕手段并且积极地推行性启蒙，但是仍有不少人由于无知或者其他原因没有进行避孕，或者使用传统避孕方法（如抽回法）。一些我们早已澄清了的荒谬的避孕行为仍不时发生。例如不久前，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很多英国青少年至今还认为，在性交过程中闭上眼睛或者喝一杯牛奶可以起到避孕的作用。在这方面，神学家圣奥古斯丁（354—430）甚至比他们更高明：虽然他后来大力反对在婚姻中使用避孕手段，但是在这之前，他从18岁到29岁和一个女人同居了11年。在这11年中，他们只生下了1个孩子。他给这个孩子起名叫阿德奥达托（拉丁语，意思是“上帝赐予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孩子是他们同居第一年生下



- 古典艺术传统常以神话的形式描写性爱，以纵欲的场景表达性爱的愉悦。
《情人》1585—1589，波洛·非亚明古。

的（《忏悔录》）。

19世纪中期橡胶避孕套的发明，20世纪50年代避孕片的不断开发，除了这些标志着避孕技术重大进步的历史事件之外，人们对是否应该避孕这一问题也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这场辩论所产生的影响力不容小觑。我们上面已经提到的神学家圣奥古斯丁，极力反对任何不以生育孩子为最终目的的性交。他的这一观点在早期历史影响重大，至少对于欧洲历史来说是这样的。到了近代，玛丽·斯度帕斯（1880—1958）和玛格列特·桑格（1879—1966）等女性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长期引领的运动，在大不列颠乃至美国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她们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人们（特别是妇女们）在经过漫长的斗争，终于争取得自由决定后代数量的